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

張文民衣報

不貳音從七容從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

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

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

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

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

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為必有刑以興其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

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

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先王之治於斯為至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末儀。有以見

民德之歸壹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

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

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

歸于周萬民所望音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

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

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

黃黃狐裘色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

褻玄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

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改有常也。

章文章也。○鄭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信

也。陳氏曰周鎬京也。○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

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

文章。○丘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

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

仰望而取法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

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

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

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

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緇衣注

言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緇側基撮反七活彼君子女綢直

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悅音

鄭氏曰臺夫須也

陸璣草木疏云舊說夫以臺

皮為笠

孔氏曰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六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

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前表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

○毛氏曰緇撮緇

布冠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孔氏曰緇

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呂氏曰君子女

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綢直密

直如髮也○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

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

下統言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

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

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直如髮則其德性之

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鄭氏曰疾

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

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

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為

瑱塞實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媯尹氏媯

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收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為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也。王謝○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

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音權，髮如蠶，勅邁反。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

帶也。○鄭氏曰：蠶，螿蟲也。說文曰：長尾為蠶，短尾為蠨。尾末捷

其言反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髮不可斂，則為飾。因曲以為飾，則邁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

得見則我從之邁也。朱氏曰：思之甚也。○釋文：帶作帶。

云本亦作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音餘，我不

見兮，云何盱矣。喜俱反。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氏曰：帶由

其自餘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髮由其自揚，尺則帶自有餘矣。

而卷之言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

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

我今已病矣。

###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

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

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

天下為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

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

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

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禍

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則正之以

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

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

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

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

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

遂之兵。又戍于外。過期不返。與古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弓六予髮曲局。其玉薄言歸

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鄭氏曰綠

王芻也。爾雅曰芻王芻郭璞云芻蓐也。今呼鷓

以為王芻則當逸時字為芻矣。○毛氏曰兩手

曰匊局卷也。○李氏曰薄辭也。○鄭氏曰綠易

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

不專於事。○毛氏曰：子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

夫不在，則不容飾。○朱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

歸也。蘇氏曰：子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為期，六日不

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草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毛

氏曰：衣蔽前謂之襜。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

曰：詹與瞻同，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

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

而憂之，又况於遲久而弗歸耶。○後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

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

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韞，勅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弔言綸

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韞

謂射訖，弛弓納于韞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

孔氏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弋是



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綫

謂之繩也。○丘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為之納弓

于韋中往釣我則為之緝繩于竿今遠行從役

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怨辭也。想象其

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鱣音叙維魴及鱣薄言觀古玩反

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

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善

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

觀韓詩作覩。

### 采芣四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鄉士不能行

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

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芣芣蒲東反采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

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

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

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曰召

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反我輦力展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

挽輦者。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此轉運載任則孔

大車以駕牛者也。牛者鄭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浪反

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

詩言二四

詩言二四

八

高安國

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

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將車者謂車

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產傍牛者此牛在轅

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

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

鄭氏曰集猶成也。丘氏曰蓋不定之辭也。孔

曰蓋者為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

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

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  
此。丘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  
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  
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

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師者

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

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王氏曰召伯

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後漢志南

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

大二百丹ハフ十六

嵩詩言三二四

九

而安國

事也。○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

之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

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

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

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

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憂幽王近，不能察大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濕曰隰。桑宜在濕潤

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

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

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

朱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

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也

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於細反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交音

毛氏曰幽黑色也

孔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

盛而柔輒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漸幽黑也。

膠固

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

離之甚固也。

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

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詩記二四

詩記二四

二一

高安寧

鄭氏曰遐遠也

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

○

朱氏曰謂猶告也

表記引遐不謂也。法謂猶告也。

丘氏曰詩

人自道其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

雖遠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

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

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董氏曰中心藏之結

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

而已也

王氏曰爾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衆

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

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躡等歟蓋慕用之極與  
賢者為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  
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于偽之作是詩也鄭氏曰申

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也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

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孔氏曰

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孽者孽

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

支孽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

孽當為拊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適子當

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

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

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音茲管音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管孔氏曰釋

曰白華一名野菅漚之柔韌異其名謂

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耳○孔氏

曰刈白華已漚以為管又取白茅纏束之○鄭

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也。王氏曰菅譬則妾也。茅譬則妾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則無

微不著，無不覆養。

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

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

讀詩記二十四

十三

高與道

○程氏曰：天步，時運也。

毛氏曰：步行也。

猶如也。

張氏曰：猶，圖也。鄭氏曰：猶，圖也。

○天之道，雲蒸露降，則

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

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

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

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人。

漤池北流浸。

子鳩

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

人。

毛氏曰：漤，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

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

○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

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漑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

○說文曰漑水流貌詩曰漑沱北流徐鉉曰沱沱

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

樵祖焦反彼桑薪五網反烘火東反于熨市林反維彼碩

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獲

薪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

者也印我也烘燎也熨孔氏曰熨者無釜之竈其上燃

火謂之烘本為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熨音恚

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印烘于熨者物失其所也

桑薪宜爨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饋之爨以養食

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熨竈用炤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

大而所為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

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為如是也



鼓鍾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燥燥七感反視我邁邁

說文曰燥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燥○王

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往也

說也○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

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

念幽王寵褒姒而遠我則嘗燥然而憂思幽王

視我則愈邁邁然而踈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

王也慘慘然憂戚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朱氏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矣念子燥燥而

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乎

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

有鴛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鴛禿鴛也鄭氏曰鴛之性貪○孔氏曰梁魚梁

也○蘇氏曰鴛鶴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鴛清

濁則有間矣今鴛在梁而鶴在林鴛則飽而鶴

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鴛而

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

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讀詩記二十四 高安道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鳴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疪都禮反

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

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疪病也。○蘇氏曰石

詩音記三四 高安道

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

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弃申女何也。

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入下如妾止當在

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

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

不肯飲

反於鳩

食

音嗣

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幽王之時國

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

如縣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

絕不成語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縣蠻小鳥貌

長樂劉氏曰縣蠻聲也

丘阿曲

讀詩言二四

十七

高要道

阿也

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卷阿云有卷者

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

○朱氏曰後車副車也

鄭氏曰後車倅車也

○孔氏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

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

○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

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

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

何則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

孔氏曰古者卿大夫

出行士為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擯

○陳氏曰飲食以慰藉

之而日受其教誨

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貴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悔也。鄭氏又命後車以載之。

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此大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

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

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奈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旦行。畏不能趨。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

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

趨耳。○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

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

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

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為言至也。非敢憚

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 緡蠻三章章八句

瓠反戶故。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

牲牢。老刀饗於恭餼許氣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

不以微薄廢禮焉。

鄭氏曰：牛羊豕為牲，繫養者。牢，熟曰饗，腥曰飭，生曰牽。○孔

氏曰：公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亨人掌外內饗之饗，亨者煮肉之名。故熟曰饗也。左氏曰：饗，牽竭矣。饗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饗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為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頡弁之詩曰：有頡者弁，實為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馨。言有酒之旨，有殽之馨，何為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

反孚煩

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

者以為飲酒之菹也。

李氏曰：瓠葉新也。

○王氏曰：

狀一曰廿四

讀詩卷二十四

十七

余實

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杜氏左傳注曰：

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

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饗餼而不

肯用也。

有兔

反他故

斯首炮

反白交

之燔

煩音

之。君子有酒，酌言

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

李氏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

○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

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蘇氏

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

曰：凡治兔之宜，鮮者燔之，毛以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酢報也。鄭氏曰：報者

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疇市周反之。

毛氏曰：疇道飲也。自飲以道之。此舉疇之初其

實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疇也。

###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士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

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鄭氏曰：荆謂楚也。舒，鳩舒，鄆舒，庸之屬。荆亦已曰：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

以矣。傳有舒鳩舒鄆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群舒。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

征，不皇朝直遥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亦作嘽嘽。○鄭氏曰：

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王

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

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

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

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

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為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

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

之比字義自得通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故不言當作遼也。

朝矣者謂夕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

長樂劉氏曰困

之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

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氏

伏一六十五

讀詩記二十四

一三五

余寶

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

在律反

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

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

毛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

徧也。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

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蹄

音的

之丞反

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普郎反

沱

徒河反

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躡蹄也。

孔氏曰：釋豕云：四躡皆白。孩駭者，躁疾之言。

躡名之為駭，是躁疾於餘豕。爾雅曰：駭與孩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為常。

南蠻有豕，無非白。躡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反。皆白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

離歷也。朱氏曰：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

則雨。孔氏曰：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

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

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巳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

畢西宮宿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

狀二下五廿九 讀詩記二四 三三 全資

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

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長樂劉氏曰：記

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役相仍，救其生

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

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

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深可懼

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

為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為何時，要皆有

益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草云苕陵苕黃

華葉白華芡舍人曰黃華名葉白華名芡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

大石上卜廿八

讀詩記二四

二三三

余賈

今紫草葉可染阜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 ○蘇氏曰言周

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丘

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羊墳反扶云首三星在囀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

反可以飽

毛氏曰：牝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牡，羴；牝，羸也。墳

大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罍，曲梁

也。寡婦之笱也。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

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王氏曰：牝羊則首小。牝羊而

墳首，心星而照罍，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罍

也。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于將沒而

望於魚笱之此以興死亡將至也。陳氏曰：人

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

曰：罍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

望其飽哉

### 茗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音叛

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

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

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

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

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

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

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何日不行

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

民無不從役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黃何人不矜反古頌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

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今

字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

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此

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朱

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董氏曰

韓詩作何人不鰥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

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

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

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可常在

外，命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芄

薄紅反

者狐率彼幽草，有棧

士板反

之車行彼周

道

丘氏曰：芄，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

孔氏

曰：巾車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孔氏曰

狐本是草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

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詩音言二四

二六

余贊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